



兄弟英雄

— 易格納托夫兄弟的戰鬥生活 —

易格納托夫著

時代出版社

兄 弟 英 雄

— 易 格 納 托 夫 兄 弟 的 戰 鬥 生 活 —

易 格 納 托 夫 著
愚 卿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本書根據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4 年中文版重排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二年七月間，希特勒匪徒重佔羅斯托夫，闖入高加索山地，於是離羅斯托夫不遠的，處在庫班草原上的克拉斯諾達爾城就有被德寇佔領的直接危險。該城的愛國志士立意於德寇侵入該區域時組織游擊鬥爭來反對敵人，就編成了許多義勇隊。本書作者所率領的一支游擊隊的成員，主要是該城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敵人迫近時退入山中，從事戰鬥活動。書中即係敘述該隊隊員——主要是作者的兩個兒子葉弗格涅和蓋涅——怎樣機智而英勇地打擊敵人的經過。兄弟英雄最後在爆破德寇軍用列車時壯烈犧牲，蘇聯最高蘇維埃特追贈以蘇聯英雄的稱號。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日報印刷廠印刷·北京日報印刷廠裝訂

1954年5月北京初版·1954年5月第1次印刷

1—30,050冊·65千字

目次

拿槍的時候又到了.....	一
「繩子是靠不住的東西」.....	九
斯特列別特山上的冬營.....	一六
獵取奶牛.....	二七
搶走工程師魯斯達的奇案.....	三三
偵察橋樑.....	四三
「童子」偵察.....	四九
優等射手的「打獵」.....	五五
瘋狂的小坦克.....	六五

十字路口上的戰鬥·····	七
與坦克決鬥·····	七
炸毀石橋·····	八
第四公里地段上·····	九
命令完成了·····	二〇
爲死難者復仇·····	二〇

拿槍的時候又到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從早晨起就颳着一陣陣冷颼颼的秋風。一片片斷斷續續的灰色雲彩，低得幾乎觸着樹梢，在空中飛馳。下着尖刺刺如碎冰般的雪粒。

我心中憂悶極了：幾天前我軍放棄了羅斯托夫。敵人已進到我故鄉庫班的門前。此時，必須馬上有所動作：我再不能繼續在寧靜的克拉斯諾達爾大學當校長了。我不由地回憶起多年以前的情景：彼得堡，在工廠中的秘密工作，在遼遠的烏拉爾涅弗斯克地方的流放生活，隨後，爲十月革命而進行的戰役，沙麗城近郊的大戰和在頓河流域肅清富農匪徒的事情。

現在戰爭已逼近我故鄉的城市，又闖到我家鄉門口上來了。

「葉琳娜·伊凡諾夫娜，拿槍的時候又到了。」

妻子默默無語，但我知道：到了必要的時候，她定會加入戰鬥，一聲不響地拚命廝

殺，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像從前她去過流放生活，在被圍的沙麗城中，在白黨佔領的各鄉村中，在被炸彈炸壞，火燄熊熊的列車中爲自己兒子們的生命而鬥爭等等情形一樣……

晚間，大兒子葉弗格涅突然來到了我們家裏。

「爸爸，讓我直說吧。現在我們聯合工廠裏正在組織游擊隊。我的朋友都加入了。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是你很熟悉的：維特魯根，吉里琴科，楊烏克維奇，薩弗羅諾夫，葉列敏科。我們打算招集五十來人。他們選我當參謀長。請你當隊長，因爲你無論在戰鬥工作方面或秘密工作方面都有很多經驗……爸爸，你決定吧……」

深夜，我將兒子送走。

城中一片寂靜，比在深夜的田野裏還靜些。一片片絨毛般的烏雲活像破爛的帳幕掛在天空。只有蕭蕭的秋風在僻靜的街巷裏吼叫着，吹得尖刺刺的雪粒直往臉上撲打。但我心中，却覺得非常爽朗：全家都去進行游擊鬥爭——我們老夫妻兩個也去，我們的孩子們也去。

當然，蓋涅是幸運的。他正在九年級學習，至少還要等一整年的工夫，才能到紅軍裏去服務。而現在一切情形竟突然改變得如小說中的情況一樣：他很快就要到山地裏去打德

寇了。

當然，他會在隊伍中當汽車司機的，他將沿着崎嶇的山路駕駛游擊隊的汽車。

蓋涅天性喜歡機械學。顯然，這是我家的遺傳：我父親是個機械師，我是個工程師，長子葉弗格涅是個工程師，次子瓦里金是個熱學技師。

蓋涅從八歲起，在家裏就有一個小作坊。他常常拿着鋼銼站在虎頭鉗子旁邊，總是在製造什麼，發明什麼。

「我要做一輛全世界都沒有的汽車，」他這樣幻想着。

他的好朋友是鄰近汽車房的司機。蓋涅把他所有的空閒時間都消磨在那裏了，他鑽在汽車下邊，研究卸開發動機。他回家時總是弄得渾身污油。他媽媽每次都很嚴厲地斥責他。但到明天他又是在汽車房裏，又弄得滿身污油。

他剛滿十歲，就開始獨立地開過汽車。他真是自豪得了不得……

但以前所有這種機械的學習，還都是偶然的，沒有系統的。而現在就要去當游擊隊員的蓋涅已經領到了任務：如果你要隨同隊伍去，那你就要在汽車學校畢業，正式領得司機文憑。

蓋涅很熱心地從事研究汽車事宜。他對各種戰車都很有興趣，他常到坦克場去，每到

那裏總是直等到有人來趕他的時候才走。夜間，當全家都入睡鄉時，他却燃起燈來，在牀上潛心研究從我書室中拿到的關於坦克的參考書。

有一次他母親恰巧碰見他幹這種作業，就叫他立刻熄燈睡覺。於是蓋涅才秘密地說出了自己的衷心願望：他想將來同德寇搏戰時，他要奪獲他們的坦克，並要駕駛着這輛奪獲的坦克去殲滅法西斯匪徒。

「媽媽，因此，我必須詳細知道德國各種坦克上的每一個螺絲釘，每一根小槓桿，以便在戰鬥中能夠逕直坐在『弗利茨』——司機的座位上，將坦克駕駛到山上去。你却說——躺下睡吧。現在沒有時候睡覺。以後再來補睡吧……媽媽，允許我再看看點把鐘，好吧？」

葉琳娜·伊凡諾夫娜對此能說什麼呢？……

我們收復了羅斯托夫，但庫班依然在德寇打擊的威脅下。我和葉弗格涅繼續着細心組織隊伍的工作。

葉弗格涅是庫班一個最大工業聯合廠「混合油總管理處」機械構造部的部長。同他在一塊工作的都是他的朋友，就是他還在專科大學中學習時的同學。他們在幾年內都會一塊

聽講，一塊考試，一塊作實習，一塊幻想，爭論，甚至吵嘴，隨後又和好，在晚會上一塊跳舞，同姑娘們戀愛。他們彼此相知，可說是再好沒有的了。但就是由這樣的朋友們來組織游擊隊，也還不是容易的。

單是想當游擊隊員的願望還不够。單有強健耐勞的體格也還不够。甚至單具有高尚純潔的品格和對事業的無限忠誠也還是不够的。

在山地裏，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戰士。但如果在我們的隊伍中只有優等射手或迫擊砲手，那我們是不能有什麼大作爲的。在我們中間，必須有各種軍事專門人才：優等射手、機關槍手、聯絡員、爆破手、工兵、迫擊砲手、大砲手——在山地裏需要的人才真不少呀！況且，也許我們還要擴大隊伍，分出枝杈，成立獨立活動的小隊，組成支隊。而在德寇後方，我們又找不到軍事委員處，又不能向該部要求給我們補充專門人才。

我們的隊伍應當是人才具備的。葉弗格涅向每個將來的游擊隊員要發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會用什麼武器？」

但我們的人數寥寥無幾，而軍事專門技能却多得很。葉弗格涅要求每人兼有幾種技能。不懂這種技能的人就應當學習。而且還要學會使用德國式的武器：在山地裏，我們武器的主要「供給人」將是法西斯匪徒。

結果似乎並不壞：在我們隊伍中，連飛機師和航空機械師都有了。後來的事變指明，連他們都是我們需要的人。

此外，葉弗格涅還向每個游擊隊員發出兩個必定要問的問題：「你會什麼手藝？在閒暇時作什麼事情？」

在山地中，我們將要做魯濱遜那樣的人物。在那裏憑發貨單是領不到東西的，誰也不會發給你到工廠去訂貨的證明文件，也不會給我們開什麼商店，而郵差也不會把新報紙給我們送來。可是我們不願意像魯濱遜那樣，身披獸皮，住在茅棚內，跟大陸脫離聯系。我們要有自己的建築師、外科醫生、廚師、裁縫、皮鞋匠、獵人、汽車司機、善於尋踪覓跡的人、機械師、無綫電生。我們需要幾十種職業。

葉弗格涅總是堅忍耐心地到處尋覓具有必要手藝的人，在自己的同事、同學、友人中，在那些至少兼會兩種軍事技能的人中，在那些忠誠純潔而勇敢的人中尋找這樣的人才。

要找到這種品格、知識，才能兼全的人物，是很難的。然而葉弗格涅却有一種超人的耐性和善於迅速鑑別人的特長，而竟能找見他所需要的人。

春天，葉弗格涅給我拿來了隊員名單。在名冊上有一專欄中註明各人的手藝。在這裏列有在山地可能需要的一切職業。就連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職業也有：如我們隊伍中會有一

個自己的詩人兼美術家。同時這個人又很會開迫擊砲，又會打手槍，後來又查明了，他又
是營盤中的一個勤謹的經濟人員和模範警備官。

我們隊伍的司令部就是聯合工廠的防空司令部。這是很自然的：葉弗格涅兼任兩個司
令部的長官。

夜闌人靜時，在工廠管理處二層樓上防空司令部所在的一間不大的屋子中，將來的游
擊隊員都集合起來了。

他們在這裏熱烈討論着游擊鬥爭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商議組織營盤，籌備服裝、靴鞋
及武裝的事宜。彼得·彼得洛維奇·木斯雅琴科——聯合工廠商務部的經理，又是一個嗜
好打獵的人，很熟習高加索山地一帶的地勢，他講述野豬走的小路，獸跡的方向和山間小
河的特性。往往當你從走廊裏向司令部房間走去時，你就會突然聽到……蝦蟆在呱呱呱呱
地叫。你若打開門一看，就會看見有兩位可敬的工程師彼此在那裏對坐着……在呱呱呱呱
地叫。得意忘形地呱呱呱呱叫着，一直叫到嚴厲的質疑師和教員，就是那個商務經理木斯
雅琴科放他們安歇爲止。蛙聲剛一停止，接着就有喜鵲的婉轉歌聲，秋蟬的吱吱鳴聲以及
野豬的叫聲。這是將來的游擊隊員們在練習到森林中去要用的暗號。

當我們都還不十分確信我們一定要到山地去打游擊時，除非是葉弗格涅，誰又能這樣

輕鬆、談諧、愉快，而又能始終嚴厲地強使各經理、工程師和經濟工作人員學蛙叫、雀噪、蟬鳴和野豬叫呢。

葉弗格涅的爲人本來就是這樣的，他賦性溫柔和藹，謙恭可愛，待人誠懇篤實，而又堅強不屈。

「繩子是靠不住的東西」

聯合工廠已轉入戰爭中：廠內製造肥皂、混合油和化學煉製脂油的各車間都需要迅速着手製造迫擊砲。

要重新改造一切技術過程並組織完全另一樣的生產，這並不是很簡單的。葉弗格涅和聯合工廠的首席機械工程師蓋勞基·維特魯根這兩位知友，常常一連幾天幾夜在各車間裏工作。

第一架作為樣品的迫擊砲終於造成了，葉弗格涅和評鑑委員會於星期日清晨，乘車到砲兵射擊場去試驗新迫擊砲。

夜深時兒子才回來。

「爸爸，凡是開頭總會出錯的，這個錯可真不小！」葉弗格涅說道。「你明白嗎，我把迫擊砲架好，拿起迫擊砲彈，用力向砲筒中一放，——沒有動靜。一點聲響也沒有。隨後迫擊砲彈終於勉強從砲筒中射出了，懶洋洋地飛了兩公尺遠，就安安穩穩落到草上了。」

大家都大吃一驚，向旁邊一閃。而我竟羞得眼都發黑了……難道我和維特魯根有什麼疏忽，失錯，弄糊塗了不成？……我跑到那裏一看，原來是，我把演習的迫擊砲彈當作戰鬥彈拿來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直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以後就一往順利了：射擊出去的每一個戰鬥迫擊砲彈都達到了預定的地方，迫擊砲也工作得很順遂。總之，委員會認為我們的工作是頂好的……爸爸，但事情並不在這裏。我們從砲兵射擊場回來的時候，我恍然大悟了：我們絕不應當是一種普通的游擊隊伍。僅按我們中間有這樣多的工程師一點說來就够說明了。我們應當成爲一種地雷軍事破壞家的專門隊伍：炸毀列車、橋樑、堤壩和軍火庫，在路上埋地雷和破壞渡口。爸爸，你對這點有什麼意見？」

在試驗迫擊砲後，我們隊伍的「生產性質」就這樣決定了。

必須急速加以改造。於是葉弗格涅就派他的朋友葉列敏科和吉里琴科兩個工程師到羅斯托夫去進共和國設立的地雷手講習所。

當他們畢業歸來後，他又派他們去作補充實習——到克拉斯諾達爾近郊去拆卸未爆炸的德寇航空電子燒夷彈。只有當葉列敏科和克里琴科報告了他們消去了一百多枚炸彈的危害並獲得了哥薩克村人和紅軍部隊長官的感謝時，葉弗格涅才放了心。

葉弗格涅與防軍司令商定後，就在克拉斯諾達爾城內自己的工廠中組織地雷研究組，

請經驗豐富的軍事工程兵葛里森中尉擔任指導。我們隊伍的全體游擊隊員都經常按時上課。我與蓋涅坐在一張書桌上聽葛里森中尉講課。

蓋涅的事情真不少：在九年級上課，在汽車學校學習，到坦克場研究坦克，上地雷研究組的功課，他的德文不壞，却也要實際練習德文。蓋涅顯然偏重於研究軍事，學校教員們也告訴我，蓋涅·易格納托夫忽略功課。

在「家庭會議」上我們向蓋涅提出了最後通牒：如果他不在中學考試及格，就不讓他加入隊伍。有一天晚上，蓋涅一下子就交給我兩張文憑：一張是九年級考試及格的證書，另一張是汽車學校畢業文憑。

在蓋涅考試正忙的時候，我的次子瓦里金忽然回來了。

他是近衛軍軍官，在莫斯科附近和羅斯托夫兩次戰役中受過兩次重傷，他本來是很容易得到退伍的權利。但他決不願置身於戰爭烽火之外，所以他現在又奔赴克里米亞去參加緊張熾烈的戰鬥。

瓦里金坐在沙發椅上。葉弗格涅和蓋涅跟他挨肩並坐。蓋涅不眨眼地看着他的嘴，不肯放過一個字。

瓦里金在敘說他有一次在敵人後方實行地雷破壞的情形。

「……當我和鮑里斯偷偷地摸到河岸時，我們才懂得游擊隊長的話是對的——橋樑保護得很嚴密，連蚱蜢也不能偷偷地爬到它跟前。

「這一座兩拱的橋，是在一條重要鐵路幹綫上，軍用列車川流不息地經過該幹綫開往前綫去，而德國人保護這座橋樑，就像保護眼珠一樣。

「但命令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要把橋樑炸毀。我潛伏到樹叢中，想出了幾十種方案，但立刻又把它們推翻了：所有這些方案都是同樣靠不住的。

「忽然想起了我幼年看過的一張影片。這是描寫土耳其邊界上走私生活的情節離奇的影片。於是我決定在這裏，在白俄羅斯土地上，來利用南高加索走私商人的經驗。」

瓦里金沉默了一下。蓋涅却沉不住氣了。

「唔，瓦哥，以後怎樣？」

「次日清晨，在游擊隊營盤裏，我渾身脫得精光，只留下一條腰帶，上邊拴一塊大石頭。隨後，我又割了一根很長的乾蘆葦管，將一端含在嘴裏，就下到河裏去了。全身連頭頂都沒入水中。但我的蘆葦管却像潛水艇的潛望鏡似的豎立在水面上。我就像個真正的潛水夫似的一邊呼吸一邊順着河底前進。

「原來，這張影片並不是撒謊欺人的：蘆葦管的作用真好極了。